

二年級時，下一班的新生中來了一位健將楊天藻，而以茅毛二位隊長已升入四年級做了老爺，她們忙於功課，疎忽了球務。於是我們一二兩年級組織起排球隊來。孫瑋瑩做隊長，陣容是陳和英孫瑋瑩汪惠蓀頭排，周綺雯楊天孫葉佩蘭二排，愈德華周來芬蔡淑芬三排，自己命名南風隊。當時交大男生校隊是南星隊，我們大言不慚和他們齊名。我們勤於練習，每天下課以後，站個圈子托球。教練是同級二位男同學：唐賢武和外號金剛的劉景峯。十分嚴格。說是練手指頭的勁兒，拿籃球叫我們托圈子，的確進步很快。曾與民立培成，等女校交過鋒，我們深悉取巧的奧妙，在開球上加過工練習，如有得勝，多半是在開球上佔了便宜。記得有一次和某某（記不清了）體育師範比賽，在體育館擺陣，看客很是擁擠。上來，我們連輸兩個 game，於是觀衆紛紛跑去吃夜飯了。兩位教練，在旁急得咆哮起來，當時情景，我們這九個球員（沒有預備員）好不淒慘。所謂哀兵必勝，等到第三個

game，本人輪到開球，咬牙拿出全身解數，得了九分佔了先，於是轉了風頭。接連贏了三個 game，結果是三比二勝，這是廿五年春天整整廿年前的事，回想起來不勝微倖。二年級暑期周綺雯死了，三年級時，在一年級中選出新生力軍。三年級兩個學期筆者被選為隊長，論球藝實在比不上楊天藻，但熱心則賽過她。當隊長不容易，每次練習要去拖隊員，低班同學，供給她筆記，讓她騰出時間練球。至經濟

## 平越生活片斷

· 孫金聲 ·

許可之下，還得請諸客。當時校方對我們待遇的確很不壞，比一次球不是請在校外蕙芳吃羅宋大菜，便是茶點招待，汽水 and 留蘭香糖又有二位教練請客。當年往事，廿年後的今天，想起來猶如目前一般。並附上南風排球隊像片一張（見封面）女同學八人缺汪惠蓀一名，算是她正在替我們拍照。旁邊所立男士是我們的教練，他的名字叫唐賢武。係我級級友，為當時男生排球隊中排右的大將。

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四日下午四時許，當滑竿夫指着山那邊的城牆說：「這就是平越縣城了」的時候，我真是又喜又懼。喜的是自十一月四日黎明永生輪在上海楊樹浦啓旋南航，經過臺灣海峽，香港，海防，昆明，貴陽，前後歷時一月終於臨近了母校的懷抱。懼的是從此要在這與故鄉遙隔千里，人地生

疏的平越，單獨渡過四個年頭，真不知如何過法？但這一份懼意，當我和黃國燾見到達縣城南門口時，便告消失，原來學長們早在那裡設一新同學招待處，才一到，我們的食住以及學校註冊問題，都即代為安排妥當，簡直比沿途中國旅行社的招呼還要誠懇週到，使我們感覺到恍惚跨進了一個溫暖的大家庭，

也使我們暫時擱起了鄉思。黃國燾兄與筆者係高中同班同學，自滬結伴去黔，黃兄現亦在臺灣服務於基隆港務局，當時當亦與我有此同感。

我和黃君第二天起就在名叫「吳家老闖娘」家裡包飯，菜味和家鄉差不多，不過炒菜都是用豬油，和上海用豆油不同，好在年輕胃口好，倒也習慣。當天下午就認識另外三個人，因為這三個人聚在一起，情形太特別，他們中一個是河南人，姓馬講一口「河南腔」詞兒，一個是上海浦東人，姓倪，但却說一口流利湖北話，另一個蘇州人，說普通話倒帶有九成蘇腔，姓劉，名松培，（劉兄現亦在臺，服務於監察院審計部）因為大家同在土木一年級乙組，所以隔一天我們就拼到一起吃飯。再隔兩天，我們索性，就搬到他們住處去，房間很大，和他們隔壁，開着門，就好像是一間大房，很幽靜，是個讀書好去處。

我們搬去那晚，他們爲了聊盡地主之誼，特去廣東飯店，請我們消夜，東西沒甚麼好，無非是沙河

炸粉和叉燒包而已。但是這一份友情，至今還令人惦念不已！席間倪君說，以後大家都不再你請我請，老老實實，立一流水帳，誰有錢誰付，大家到月底結算，這樣我在青黃不接時有你，你在彈援燬絕時有他，五人合力一條心。方能渡過艱難的戰時。這種輕財重義辦法，有甚不贊成。以後大多數同學們確都靠這種互通有無的精神，渡過經濟上困難。寫到此處，想到臺北市上老油條的名言「提起了錢，便傷感情」，愈令人懷念這批老同學，也愈令人念起母校來。

當時讀書情形十分緊張，雖比不上古人懸梁刺股那樣用功，但每晚總要十一點以後才休息。大概十點半時出去吃一頓消夜，回來再覆誦一遍才上床。後來時入降冬，晚間上街實在太冷，便改在炭盆煨一瓦鍋稀飯，內放些蓮子，紅棗，桂圓，核桃，煮好後加上白糖一拌，稱得上八寶稀飯。這份差使規定五人輪流擔任，但是輪到劉松培兄，偏是人懶主意多，說是天天吃粥吃

倒胃口，今晚改上館子消夜，要是我們反對，這時劉兄便提議拈鬮，拈到「去」就去，拈「不去」就作罷。但是鬮既歸他做，拈又由他拈，當然百不失一，準是「去」。萬一他糊塗了，誤拈了個「不去」，那未他便要我們拈另一個，說要我們去消夜，他不去。到末了還不是勝利屬於他，大家去。

漫長而艱難的歲月，就在如此有生趣中渡過。彈指光陰不久便到了期中考試時候。那一天早上，我們又到廣東飯店去打牙祭，這時教化學的林教授右腋下挾了根史的克跨了進來，看到我們說了句「早」左手就伸到碟子裡去。可也真巧，隔桌的一位老廣，却在無意中比他先一手檢走了那個碩果僅存的又燒包，他手落了空，未免生氣，順口來一句廣東口頭禪「×那×」。我們一看情形嚴重，馬上一面招呼他請坐，一面要伙計重來兩碟又燒包，他這才高興起來，他吃完了一個，順手又拿了個，才興辭而去，走時還向我們揮揮手。

那一期考試，成績都很好，尤其是化學，我們五人均名列優等。但別誤會，這是又燒包的緣故，原來那時母院才遷到貴州平越，圖書儀器全部在桂林途中遭炸損失，所以我們學定性分析化學只能在紙上談兵，而我們把林教授的筆記，甚至他繪的插圖都一一背上考卷，他不能不給優等。

但是又燒包實在也發生了一些小作用。當時班上有位同學，他的學號是六〇六，林教授點到他的學號時，認為太不衛生，要他向註冊組交涉另改個號碼，不料這位同學個性却特別，他認為這個號碼本身非但衛生，還有消毒作用，所以不想改，這一下，但全校男同學都想見他，連女同學也想一睹此君風采，頓時聲名大噪。但是母院院風是「埃實揚華」四個字，人果然出了名，到學期終了，不及格的功課可也不少。這時化學分數尚未揭曉，假使再不及格，便要勒令退學，所以他便來登門求教，事也湊巧，那天晚間我們正在廣東飯店消夜的

時候，瞥見林教授正從門口走過，我們趕忙請他進店小坐，劉松培兄替他斟上一盅茶，黃國燾兄則替他送上一碟又燒包，趁他吃得高興時候，便問他那位同學化學成績如何，當場他不便推辭，起身站到一邊，袋中取出記分簿，「天呀」，剛好六十分，比他的學號還少零點六。我們連夜為那位同學報信，他聆聽之下，歡喜得跳起來。到得分數公布，他特地請我們上一家北方館

## 一個……偶然的……現象

萬承宗

吃一合，一碟又燒包換來一頓牙祭，這筆交易算起來賺進不少。時序催人，屈指算來，離開母校不覺已有十三個年頭，入世愈深，校友間古樸純真的友誼，彌覺珍貴，當年母校生活愈令人懷念不已。值茲母校六十週年校慶之期，特追叙之，以誌勿忘，並祝母校萬壽無疆，各位學長協力同心，團結進步，快樂健康。

記得在民國卅三年筆者奉了交通部的命令試航金沙江而出差到雲南省會澤縣的時候，會寄居在一家

匯，以免發生意外損失，聯絡的辦法是這樣決定了。

旅社裏和有關的機關接洽試航事宜，準備召雇船伕、購買船隻、籌置屬具以及油漆捻縫等等工作，對這些工作所需用的款子，因為長途旅行多帶錢不方便，因此在未出發前早已和交通部有個約定，暫帶點所需的旅差費放在身上作為開銷零用，等到到達目的地而需要時再打電

到達會澤縣後一個月的時間當中，已將所應做的一些準備工作都能依照預定的計劃有了頭緒，一切就等錢匯到後即可辦理。可是打到重慶請款的電報先後不下三通，始終沒有接到回音，差不多一個半月了，仍是音訊渺無！當時又以試航的期限迫切，假如超過預定時間，